

山野风物

斜江河的水总是不急不缓地流着，像一匹蓝色绸带，轻轻绕过雪山脚下的大邑小城。我时常漫步在滨江一号的河堤边，望着河水在暮色里泛着粼粼微光，恍惚之间，竟分不清是江水在流淌，还是时光在奔赴远方。

人民公园开阔的广场上，朝暮之间，总能看见跳广场舞、放声歌唱的大爷大妈，舞姿未必曼妙，歌声也时有跑调，可一张张脸上，笑意真切动人。一旁的小吃摊烟火升腾，土豆片、冻糕、油豆腐……香气阵阵袭来，勾得人唇齿生津。散步倦了，我便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静静感受这座小城滚烫的烟火。

花水湾的温泉，是我格外钟情的去处。泉水自地底奔涌而出，裹挟着大地的温热。寒冬时节，全身浸在汤池之中，远看雪山皑皑，近观竹影摇曳，人仿佛消融在一幅山水画卷里。偶尔遇见本地老人，一口浓重的川西乡音，娓娓讲起茶马古道的旧事。往昔马帮的铜铃、商旅的吆喝，好似穿越悠悠岁月，在氤氲水汽之中缓缓浮现。

新场古镇的青石板上，还留着深深浅浅的旧车辙。我总在想，这些凹陷的纹路里，是否还封存着旧日马帮的履痕。街边老茶馆，竹椅被坐得吱呀作响，老人们捧着盖碗茶，说着我听不大懂的方言。可那份笑意无需言语便能相通，那是历经世事沉淀下来的豁达与从容。

初到新场古镇那日，西岭雪山笼着一

又逢立秋时

何一东(四川)

一觉醒来，窗外的白头鸭与布谷鸟此起彼伏，“咕—咕—咕”“布谷、布谷”，声声交错，是大自然递来的清越晨鸣。

点开手机，数条早安问候扑面而来，心头漾起暖意。一位德阳的友人发来诗句：“新凉晨起透窗纱，一叶惊秋感物华。遥寄寸心千里外，金风先我到君家。立秋已至，暑退风朗，山长水远，秋光共望，祝你秋日静好，四时安康。”立秋了？我连忙望向日历，果不其然。时序流转悄然无声，正如诗句所言：不期朱夏尽，凉吹暗迎秋。朋友圈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话题已然泛起热闹的涟漪，人间对秋的期许，就这样蔓延开来。

再过两日，便是父亲的鲐背之年。九十载风雨沉沉，一生为家操劳，为子孙呕心沥血，如今依旧安然康健。每每念及于此，心底满是庆幸，这是岁月馈赠的莫大福缘。又想起前几日儿子的生辰，恍若昨夕，那个虎头虎脑、需要我牵抱哄护的孩童，转眼已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子汉。妻子不无感慨：“儿子都将成家，我们又怎会不老。”

是啊，生命的更迭，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望荧幕，那些曾经风华绝代、家喻户晓的艺人，如今已然年华老去；一代新人接踵而起，星光熠熠。世间便是这般，后浪奔涌，生生不息，恰如古句：人生代代无穷已。

须知，天文历法上的立秋，和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尚有距离。“秋老虎”依旧盘踞，暑气未消。可秋的信号已然降临，悄然叩击人心。岁月如梭，早已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慨叹，它刻在鬓发，落在眉眼，是肉眼可及、触手可感的生命痕迹。

我有相交经年的旧友，平日相见不多，私语亦稀，却总在朋友圈默默留意彼此的踪迹。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风姿绰约的女子，如今大多步入暮年。有人奔赴山河，纵情远游；有人不肯闲歇，余热发光；有人安于居家，含饴弄孙。看见他们舒展的笑颜，便会回溯他们年少的模样，忆起往昔相处的种种美好。一个点赞，一个表情，一句简短问候，便是无声的告白：任凭岁月辗转，我未曾将你遗忘。

也有一些故人，随世事变迁慢慢走散，再也回不到当初。这本就是人生常态。人这一生，相逢别离皆是际遇。聚散自有因缘，只要内心坦荡无愧，便不妨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飞至距离地球64亿公里之外，回眸拍下我们的家园。在浩瀚无垠的宇宙背景之中，地球不过是一粒微弱、渺小的蓝色微尘。

读懂个体的微弱与有限，敬畏宇宙的浩瀚苍茫，感念生命诞生何其偶然，便更懂得好好活着，珍惜眼前的朝朝暮暮。家人围坐的一餐饭，陌路相逢的一抹善意微笑，朋友圈里朴素的祝福与点赞，这些细碎的片段，都值得发自内心的欢喜。

世间总有诸多身不由己。天灾无常，世事浮沉，很多事物我们无力掌控。但在力所能及的方寸之间，善待自己，体恤他人，看淡浮名虚利，怀抱热忱认真生活。不必如繁花一般夺目绚烂，但求如野草一般沉静坚韧。

这样的人生，无需刻意雕琢，不必强行嫁接，只是顺着时序，守住本心，活成一场瓜熟蒂落的本色。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20 期

雪山下的心灵归处

蔡斌(四川)

层薄薄雾纱，山影朦朦胧胧，好似一幅尚未干透的水墨画。我与朋友拖着行李箱走在石板路上，行李箱轮子磕撞青石，咯噔咯噔作响，仿佛在叩响古镇尘封的心门。空气里浮动淡淡的桂香，又混着邻家厨房飘来的萝卜干咸咸的气息，让我这个漂泊异乡之人，心底忽然安定下来。

斜源的山路蜿蜒盘旋，如巨龙盘绕山间。我常到此徒步，看漫山山花盛放，听溪涧流水淙淙。时不时遇见背着竹篓的采药人，于崖壁之间行走如履平地，目光锐利，在岩缝之中搜寻草药。当地人说，这里的山是活的，每一块石头都自有灵性。我虽不能全然领会其中深意，却实实在能够在触摸到这片土地蓬勃的脉动。

最令我沉醉的，是这里流转的四季。春日，花溪谷油菜花漫山遍野，遍地鎏金；盛夏，稻香渔歌稻田万顷碧绿，蛙鸣四起；秋时，药师岩枫叶如火，漫山红遍；冬日，西岭雪山白雪皑皑，宛若人间仙境。四时风物各有风华，叫人流连不舍。

夜色降临，斜江又换了一番模样。江边路灯投影水面，化作一串串浮动的明珠。偶有水鸟掠过江面，在桨影波光之间，恍惚能听见千年前缥缈的渔歌。我常常沿江漫步，遥望对岸点点灯火，静听江水

轻吻堤岸。小城的夜晚，没有大都会绚烂夺目的霓虹，独有一份安闲静谧。

居于大邑、流连新场的日子，我慢慢学会放慢脚步。不再为一场场应酬奔波劳碌，不再挂怀儿女的工作琐事，也不再为他人的失信而暗自烦忧。这里的山水教会我，生活不必行色匆匆。很多时候，慢下来，方能看见更多风景。

我时常记起初来时的忐忑。离开生活数十年的都市，落脚于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城，内心难免惶惑不安。而今，我已深深眷恋这片土地。纵然世间难有全然圆满，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但这里的山水风物、淳朴的乡人，还有如溪水一般舒缓从容的生活节奏，都予我满心妥帖。

斜江与岷江的江水依旧日夜奔流，携着大邑的岁岁故事，奔赴远方。而我，也在此寻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抵是缘分使然，在人生的转角，遇见这座雪山脚下的小城，邂逅这一份安宁与美好。

夜色渐深，江边灯火次第熄灭。我立在窗前，遥望远山朦胧的雪岭轮廓，耳畔隐约传来高堂寺悠悠钟声。忽然懂得：所谓故乡，是出生长大的故土，而是心灵得以安放之处。这片山清水秀的清幽天地，便是我暮年之心之归乡。

的睿智在丰收的歌声里熠熠生辉，它素面仰天，在轮回中执意照亮人间。

在秋天，我们总会想起诗歌。不经意间，秋天就成了我们心中的诗歌。活在秋天，活在自由的时空，我们仿佛成了秋天的一部分，在天高气爽中随流云飘荡，与轻风唱和。

飞翔

秋天的阳光如此迅疾地扫过大地，我惬意地站着，感受暖暖的抚摸。没有人打扰我，除了偶尔闲溜的风。我的目光漫过青青的茶山，以及山冈上的一排排翠绿的杉树。

这个上午，我感觉自己在飞。我如此无所事事，心若秋水。我看着阳光里的缕缕烟痕，那是空气振动的图案，还是我心的飘扬呢。我懒懒地待在这飘逸的时空里，不动亦不言，但我感受到飞翔的愉悦。

我躺在草地上，闭上眼睛。一切都已远去，一切都融入我的躯体。我默默承受这一切，既不激动也不淡然。

如果不是天籁淹没了我，就是鸟语托起了我。在醒来的一刹那，我看到瓦蓝瓦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清风。

幻想

大风呼啸的城市，尘沙四起。仿佛置身于荒漠荒野，在文明的城市我极力向前。大街上空无一人。延长风沙的袭击。我努力向前，体会这生命最美的一瞬，像一朵花寂然自放。

风停之后，城市又恢复了原样。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我吸进馨凉的空气。人们快乐的容颜一再闪现。想着刚才的风沙真是奇妙，谁也不知道我是激动还是恐惧。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还记得那场风沙中的幻想，还记得风停后的城市的容颜。

月牙痕

刘雨婷(江苏)

知父母，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一晃已是二十五岁。每逢家人团聚闲谈，总会提起我五岁偷偷给自己剪头发的旧事。大家笑着打趣：“这孩子看着安安静静不闹腾，原来是蔫淘。”我坐在一旁也跟着笑，当年那份窘迫，就在欢声笑语里慢慢消解，不再成为我的难堪。

这段往事，如一盆默然的仙人掌。年少时，它的尖刺曾经轻轻刮痛我的指尖；待年岁渐长，那层层向外舒展的尖刺，却开出如太阳一般的花，落进心底。于是生命的盛夏，便常驻一缕清浅芬芳。世间诸多事，大抵都是后知后觉，恰如鲁迅所言“朝花夕拾”。

我曾经满心怨怼，耿耿于怀父母在我童年里的缺席。就像鬓边那处再也没能复原的头发，长年露出一角，弯弯的，如同一轮难以圆满的月牙。

可大地本就坦然接纳或圆或缺的月光，父母的爱亦是如此。我的童年，也珍藏在父母心底，化作他们暮年的一缕暖阳。它未必耀眼夺目，却褪去了我的稚气，照亮我生命的漫漫长夜，恰似那一弯温柔的月牙。

锦里诗苑

秋色(组诗)

齐凤艳(辽宁)

秋色

小雏菊黄得鲜艳
让一旁的小池更加亮丽
秋波，自古就是一位美女
晨练的老人是患者
他在努力不歪斜，那与秋风较劲的脊背是一株最笔挺的野花

眼前小雏菊有最后的决绝
枯萎是成长的一部分
安静默立于初秋旷野。大地正在整理襁褓，等待雪等待记忆再次破土

那浩然之气啊！
也要学习一小池水，泰然自若于三种形态。自然，自然而然比如刚刚的一滴露
润湿两粒沙，然后无迹

见证

那个苹果，釉面依然沁着甜
我生欢愉几多，思念几多
都被秋日的阳光摩挲得微微发烫
不说泪花，它不是花

那束玫瑰早已失去关于水的记忆
可它们的嫣红浅粉鹅黄的香味和你浓淡适宜的酒气依然缠绕在我的唇齿。而如今你的不在犹如，一首诗

“鸟飞走了，鸟落下的羽毛
在我的身旁，歌唱”
爱，也有离别见证

举起

九月初至，我这里树叶就起舞了
黄的、红的，将覆满河岸
大地的又一次丰收
褐色锈斑是时光的收获
而白发也是果实吗

这个秋天在我的眼里
贮藏的是你
种下的也是你
在结局深处埋下火种吧
而所有开端都乞望流浪

大地延展，琐事不断生长
缠绕着活着的根须
可世间终会抹去我们的印记
你说时间洪流里一切努力都是渺小的
可我们从中找到慰藉，“哭泣的灯笼自己将自己举起，沉默地从大地走过”

一花一世界

漫游的人
倚着一棵银杏。星宿的小矢
钻过瓦蓝天幕的缝隙，她点数着——
半个时辰经历着自己的漫长：

树冠是风暴，金色的
每一片风，都有一个人的心跳
和她目光里涨落的水声……“这很舒服”

而斜阳一边让西风轻吹
浅粉色的喇叭花，一边怀疑自己以往的真实性。“一花一世界。”她浅浅地笑
秋，从来不是知觉的退潮期

不柔软的秋(二首)

姜连龙(辽宁)

秋天的枝条

很难想象，当果实和树叶
纷纷离开了枝条
简笔画的大树
会不会是秋天唯一的素描

像不像，被鱼咬走了饵
几根线空空地垂钓
只是，钓起的是全部秋色
所有的色彩都赶赴一场盛宴
唯有枝条放大了叶脉
留住并非虚拟的心跳

爱这条条，大地反弹的新芽
让星辰忍不住驻足远眺
相信在春天，枝条首先会摇响会唱歌的小鸟……

起舞的叶

这个季节，所有的叶子
终将完成最后的奔赴
唯有那么一枚，要学蝴蝶
凭一己之力
拭亮秋水之睫

秋风忍不住鼓掌
秋天不会因你失重零点一秒
就收回它的辽阔
枫树忍着最后的秋寒

也要弹暮出
最后一朵，倔强的红雪

其实，叶子早已脱离了季节
折翼的翅膀成为大地的掌心
一小块悬浮的铁……

山间拾秋(外一首)

曹建龙(湖南)

在岔路口拉住你的手
却挽不住枝头落下的黄叶
那一层黄，没添重量
反而轻了，轻得能跟风飘

枫树举着火把，芦苇弯着腰
各有各的倔
野菊蹲在路边，盯着开败的花
像我，赖着往事不肯松手

车前草贴着地面，低到土里
野柿红透了，挂在树上不落
像醉倒的秋光
谁都会舍不得叫醒

风从山口吹过来，虫子叫了一声
溪水跟着颤了颤
石头不说话，像揣着很多故事
也像我的心事，喊破嗓子也没人听

芦花顺着风飘
别催，秋天都在明处
不藏不掖
我做你的观众，不吵不闹

不走，落下，归根
都是我说过的情话
鸟归林子，我还在路上

秋日山行

走上不高不矮的山坡
鸟飞过去，秋色在眼里荡开
紫薇花吐着香
蝉声渐少，秋意一点没少

橘红往林子里淌，木槿开得野
乌桕红得亮堂，苍耳粘上裤腿
非要跟我走，蕨叶蜷着身子
像我站在人群里的样子

田埂上的草枯了
满眼青黄交织
秋风不走，我站着看
走过石阶，落叶跟在身后

溪水浅了，石头露出来
野花开得散漫，不肯谢幕
由近及远的树林像画，也像隔夜茶
更像沉在心底的往事

在山里走，看不完的秋
山色干净
脚步轻得像落叶碰地
秋意不讲理地漫开

天蓝得像纸，桂花香飘过来
鸟累回巢，我在人间
守着这个秋天，就这么坐着
秋色像酒，不忍心去碰

晚风

蒲松琴(贵州)

晚风漫过街边的树梢
没有带来盛大的消息
只是轻轻拂过疲惫的肩膀
行人步履匆匆奔赴各自的归途
我站在路灯下
看云缓慢移过灰蓝的天幕
不必强迫自己融入热闹
沉默也不是一种过错
有些情绪只适合交给夜色
世间多数的喧嚣，本就与我无关

在异乡

曹佳玮(上海)

窗外，夜色向深处荡漾
皎洁的月光勾勒出城市的轮廓
你独在异乡，怀揣梦想
浓浓夜色浮动你拼搏的身影
喧嚣的都市渐渐进入梦乡
你终于放下手中的工作
熟睡的脸露出故乡的芬芳

煤油灯

张誉译(渤海大学)

一次闲谈，像一盏煤油灯
悬在我人生狭长的黑夜
晚风漫上来，火苗忽明忽暗
我始终描摹不出清晰的轮廓
那些平淡的表象之下
总藏着触不可及的谜底

我们穷尽一生追逐目标
追寻那些求而不得的远方
不过是寻找一寸微光
可当我凝视灯盏幽微的焰心
才恍然读懂执意找寻光亮的意义
却早已，背离了光亮本身